



幽雅阅读丛书

宛然如真

中国乐器的生命性

林谷芳◎著

以器映道 深体人文
于古典乐器的解读中见国人生命情性

——北大幽雅阅读丛书——

当之无愧的经典读本，共同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精髓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幽雅阅读丛书

宛然如真

中国乐器的生命性

林谷芳◎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宛然如真: 中国乐器的生命性 / 林谷芳著. --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3

(未名·幽雅阅读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6825-4

I . ①宛… II . ①林… III . ①民族器乐 - 研究 - 中国 IV . ① J6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25262 号

书 名 宛然如真——中国乐器的生命性

WANRAN RU ZHEN

著作责任者 林谷芳 著

策划组稿 杨书澜

丛书统筹 魏冬峰

责任编辑 魏冬峰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301 - 26825 - 4

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子信箱 zpup@pup.cn

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

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
73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本 13.75 印张 142 千字

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7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幽雅阅读

北京大学副校长 吴志攀

一杯清茶、一本好书，让神情安静，寻得好心情。

躁动的时代，要寻得身心安静，真不容易；加速周转的生活，要保持一副好心情，也很难。物质生活质量比以前提高了，精神生活质量呢？不一定随物质生活提高而同步增长。住房的面积大了，人的心胸不一定开阔。

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不是可用钱买到的。即便有了好心情，也难以像食品那样冷藏保鲜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高兴的方法：在北方春日温暖的阳光下，坐在山村的家门口晒太阳；在城里街边的咖啡店，与朋友们喝点东西，天南地北聊聊；精心选一盘江南丝竹调，用高音质音响放出美好乐曲；人人都回家的周末，小孩子在忙功课，妻子边翻报纸边看电视，我倒一杯清茶，看一本好书，享受幽雅阅读时光。

离家不远处，有一书店。店里的书的品位，比较适合学校教书者购买。现在的书，比我读大学时多多了；书的装帧，也比过去更讲究了；印书的用纸，比过去好像也白净了许多。能称得上好书者，却依然不多。一般的书，是买回家的，好书是“淘”回家的。

何谓要“淘”的好书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依我之管见，书者，拿在手上，只需读过几行，便会感到安稳，心情如平静湖面上无声滑翔的白鹭，安详自在。好书者，乃人类精神的安慰剂，好心情保健的灵丹妙药。

在笔者案头上，有一本《水远山长——汉字清幽的意境》，称得上好书。它是“幽雅阅读丛书”中的一本，作者是台湾文人杨振良。杨先生祖籍广东平远，2004年猴年是他48岁的本命年。台湾没有经过大陆的“文革”，中国传统文化在杨先生这一代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中一直传承下来，没有中断，不需接续。

台湾东海岸的花莲，多年前我曾到访过那里：青山绿水，花香鸟鸣。作者在如此幽静的大自然中写作，中国文字的诗之意境，词之意趣，便融入如画的自然中去了。初读这本书的简体字书稿，意绪不觉随着文字，被带到山幽水静之中。

策划这套书的杨书澜女士邀我作序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，步入这套精美的丛书之中，享受作者们用情感文字搭建的“幽雅阅读”想象空间。这套书包括中国的瓷器、书法、国画、建筑、园林、家具、服饰、乐器等多种，每种书都传达出独特的安逸氛围。但整套书之间，却相互融合。通览下来，如江河流水，汇集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大海。

笔者不是中国艺术方面的专家，更不具东方美学专长，只是这类书籍不可救药的一位痴心读者。这类好书对于我，如鱼与水，鸟与林，树

与土，云与天。在生活中，我如果离开东方艺术读物，便会感到窒息。

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、书、画、房、园林、服饰、家具，小如“核舟”之精微，细如纸张般的景德镇薄胎瓷，久远如敦煌经卷上唐墨的光泽，幽静如杭州杨公堤畔刘庄竹林中的读书楼，一切都充满着神秘与含蓄之美。

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化，使中国人有深刻的悟性，有独特的表达，看问题有特别的视角，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简约。中国人有东方的人文精神，有自己的艺术抽象，有自己的文明源流，也有和谐的生活方式。西方人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，在明清时代超过了中国。但是，他们在工业社会和后现代化社会，依然不能离开宗教而获得精神的安慰。中国人从古至今，不依靠宗教而在文化艺术中获得精神安慰和灵魂升华。通过这些可物化可视觉的幽雅文化，并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看看这套书中介绍的中国家具，既可以使用，又可以作为观赏艺术，其中还有东西南北的民间故事。明代家具已成文物，不仅历史长，而且工艺造型独特。今天的仿制品，虽几可乱真，但在行家眼里，依然无法超越古代匠人的手艺。现代的人是用手做的，古代的人是用心做的。当今高档商品房小区，造出了假山和溪水，让居民在窗口或阳台上感受到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但是，远在历史中的诗情画意是用精神感悟出来的意境，都市里的人难以重见。

现代中国人的服饰水平，有时也会超过巴黎。但是，超过了又怎样呢？日本人的服装设计据说已赶上法国，韩国人超过了意大利。但是，中国服装特有的和谐，内在的韵律，飘逸的衣袖，恬静的配色，难以用评论家的语言来解释，只能够“花欲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。

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文化。年近花甲的韩国友人对笔者说，他解释中国的文化是“所有该有的东西都有的文化”，美国文化是“一些该有的东西却没有的文化”。笔者联想到这套“幽雅阅读丛书”，不就是对中国千年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播吗？感谢作者，也感谢编辑，更感谢留给我们丰富文化的祖先。

阅读好书，可以给你我一片幽雅安静的天地，还可以给你我一个好心情。

2004年12月8日于北大蓝旗营

以器映道 深体人文

林谷芳

中国人喜谈“道器”，以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由此，乃多有着力于“道器之辨”者，就怕以器害道，使人文流于表象，生命落于枝节。但其实，谈道器，在“严其别”外，更可举“道器合一”。

说不能只执于别，是因以器害道，固让人孜孜于末节，但以道轻器，尤让人流于空疏。以艺术而言，只在器上转，你就追逐技术，花指繁弦，虚矫呈现；但若就在道上谈，你仍然只执于概念，离乎作品，空言大义。以此，真正的艺术家乃须道器得兼，对具体的外现能掌握，对内在的精神能呼应。且何止得兼，能被称为大家者，更就道器合一，“以道显器，以器映道”。

个人如此，历史中成其典型的文化亦然。有形上的拈提总有形下的映现，有形下的呼应就有形上的标举，以此，你想契入，固可“以道入”，亦可“以器合”。

而虽说“以道入”“以器合”因人而异，但谈音乐，先以器入，则有其必须。必须，是因音乐抽象整体，直以道入，空疏之病尤大。

以器合，可以就作品论，但音乐艺术的门坎高，没受专业训练，就

难在此判准。以器合，也可以直接就乐器说，它内在讯息的丰富会让你惊讶。

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，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，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，是文化美学的外现，也因此，它有自己的个性。而在中国，这个性尤为突出，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，“见器犹见人”，你可以由此拉出的，何止于音乐，更是生命。

这生命，在古琴，是高士；在琵琶，是侠客；在竹笛，是书生；在筝，是儿女；在胡琴，是常民百姓。可以说，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。

而何止于生命，更及于文化，这其中所能契入的，还涉及社会阶层、文化特质，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，透过这具象的存在，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。

所以这书，既在谈乐器，也不只在谈乐器，虽聚焦于音乐，映现的却是更广的人文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它不构成门坎，但真掌握了它，你其实也就掌握了一把开启生命观照、契入中国文化的钥匙。

楔
子

一、谈中国文化，为何独缺音乐一环

谈音乐难，因为音乐抽象。就因这抽象，谈来乃多主观之想象。

谈中国音乐更难，因为抽象之外，它又居于弱势。

弱势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，一是相对于西方音乐，它真弱势得可以，所以一般不谈它；要谈，就只用西方的观点直接加诸于他。

弱势，不仅在面对西方，也来自它在自体文化的地位。

中国文明是个大文明，历史悠久，绵延广袤，影响深远，诸事乃多有可观者。可有意思也令人遗憾的是：诸方皆擅，却“似乎”于音乐例外。

音乐例外，的确，我曾在所著的《谛观有情——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》中，以下列的句子问过大家：

提起中国文化，你可能想起：

哲学里的老庄孔孟、大乘佛学；

文学里的诗经楚辞、李杜苏辛；

绘画里的范宽、李成、八大、石涛；

史学里的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；

书法里的王羲之、黄山谷……

但音乐呢？

提起中国音乐，论人，你很难直接想起可与上述哲人、画家、诗人、书家并列者；论作品，又哪里有可与《溪山行旅图》《鹤华秋色图》《快雪时晴帖》《寒食帖》及其他经典诗作、文章相论者。也所以，近代论中国文化之诸君子，于哲思、于书画、于诗词固多有发扬，固多能由之发而为美学者，却独于音乐少有提及；有，也只在神话传说或个人的片面经验中带过。

神话传说，是指中国的礼乐。

礼乐在官方或儒家的说法中，被认为“尽善尽美”，许多人常举“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”以说明它有多好。

但实情是，用句现代话讲，礼乐本是种“政治仪式音乐”，而仪式音乐之感人并不在音乐本身，它感人，关键更在它仪式的神圣性。政治仪式音乐就像祭孔音乐般，重点在它理念的象征。礼乐，是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，是在型制象征上直接体现君君、父父、臣臣、子子的音乐。听它，跟听一般音乐不同。

历代最完备的封建制度在周代，周代礼乐因此成为各朝师法的对象。所谓“大礼与天地同节，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封建制度的完备，礼与乐功不可没，它将社会秩序直接连接于天地法则，所以天子有天子之礼、天子之乐，诸侯有诸侯之礼、诸侯之乐，一丝一毫、逾矩不得。孔子感叹“礼崩乐坏”，正在感叹社会失序，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。他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、删诗书、作礼乐、记春秋，正是要匡复这社会秩序。他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其实是见到先王之乐仍存，匡复有望的激动，与音乐本身的艺术感人并不直接相关。

礼乐虽是历史的实存，但礼乐却被神化，诸多哲人、史家乃至文人，提起中国音乐，就在这神话中作想象的满足。

而个人的片面经验呢？这是指论者将自己少数的中国音乐经验放大为全体，举例而言，当代新儒家徐复观的《中国艺术精神》，于美学、诗词、书画多有论及，谈音乐则仅寥寥两三百页，所述就在古琴与京昆，不仅量上极为不足，也谈不上什么论点。

寥寥几笔中，琴常被谈及，是因琴棋书画，琴列四艺之首，它已成为文化象征。画家多不谙音律，但携琴图、松下弹琴图、弹琴观瀑图却是水墨常见之题材。此外，琴是乐器中唯一留有大量论述——琴论者，其哲思与文采，正可让文人不须借助实质的音乐经验而另有所得，引用自众。

谈昆，主要因它为文人日常雅好，文学性强。但正因如此，文人谈它，多的乃是词情，于声情着墨就少；而即使有声情，昆在中国音乐中毕竟也只为戏曲之一种，更遑论戏曲之外另有器乐、歌乐、曲艺乃至宗教音乐。至于京剧虽不同于昆曲，能通于雅俗，但依然只独占一味。

正因如此，我那《谛观有情》的一问，许多人的确答不上来！

答不上来，会不会正因中国音乐确如上述，它只在神话传说里放异彩，只在某些独特片面的领域里有可观？

答案当然不是！

二、关键在态度：视角一变，眼界就开

不是，可以来自论理。

规模小的文化，在发展上可只独占一味，但大文明不然。

部落文化可精于雕刻，而拙于绘画；可在诗歌大放异彩，而于建筑则无可观。

大文明不然，它积聚众多人口，须满足不同阶层需要，历史悠久，都市发展，都使它有更多积累，加以文化交流，触动既多，面相就广。

因此，它在各领域之建树，相差不会太多。何况文学、美术、音乐都是基底艺术，是只要有人就有的一种文化，你如何去解释中国有如此灿然大观的文学与美术，而独缺深刻之音乐？

不是，更可以来自经验。

经验是实际去了解、去接触，接触后你就晓得它的样态是如何丰富，难怪查一下音乐辞典，它会说，中国的民歌何止万首，戏曲就有约四百种，曲艺就有两百多类，器乐的多样更不在话下。

但为何音乐这么多，接触的人还那么少，是因为急速的现代化使传统变得

稀薄？实情不然！关键在清末民初西潮刚入时，多数人固还在听传统音乐，但有论述能力的知识分子眼中却已无中国音乐了！

所以说，缺乏中国音乐的经验是果，原因是你先排斥去接受这种经验，根柢的，还是个态度问题。

态度决定视野。君不见，世界的文化如此多彩多姿，人类学估计全世界约有三千种文化，但在殖民时代，西方人眼中除开西欧，其他的都叫野蛮，要待得人类学出现，才逐渐打开视野。

知识分子对中国音乐的态度，来自西潮东渐而致的文化位差。这文化位差使我们对传统丧失信心，总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它。

五四对传统就是个典型。

然而，尽管如此，文学、美术却都挺住了，虽然有段低迷，但不久，中国人提起它，似乎仍有几分骄傲——尽管不时的，也“自然”流露出这些虽好，却都属于过去的荣光，我们还得跟西方多多学习的表情。

相较之下，音乐不然，西潮摧枯拉朽地将它彻底击倒了。

会如此，导因于一个重要的因素：在录音机发明之前，音乐是不能被“独立”保存的。

文学、美术的作品离开人还可“独立”存在，你一时看不清它的价值，物换星移或观念一改，看它，又是另番景象。

音乐不然，它的活体保存在人身上，你忽视了它，没人传唱，哪天即便观念改了，却也无法再找回来。

历史中的音乐因此流失得特别快，所谓“欲亡其国，先亡其乐”，改朝换代，前朝的音乐常就不见了。

就因此，虽都同样在西化思潮中被否定，可要摆荡回来，音乐就较文学、美术难上许多。

但难，并不代表不可能，关键仍旧在态度。

态度一转，你就发觉传统音乐虽大量流失，真要接触，也没想象的困难，中国文化毕竟绵延广袤，中国音乐的类型毕竟繁多，尽管有消失，许多东西却只是由显而隐。

态度一转，你就会发觉，“乐为心声”，它像语言般，有它的顽固性在，也所以尽管自清末“学堂乐歌”开始，我们学校的音乐教育已全盘西化，但多数人唱歌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唱，多数人视谱，也仍旧喜欢看数字谱，只因数字谱的谱性与传统的工尺谱相同。

这种顽固性缘自对自身艺术特质的偏好，这特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，它自成系统，有其内在的美学自圆性。这美学自圆性，最贴合中国人的生命经验、心灵特征，离开它，想达致乐为心声就不可能，其情形正如中国人之用中文表达，中国水墨无论从笔墨章法都与西方不同般。

的确，从艺术特质切入，你就会发觉中国音乐自成天地，独擅一格，与西方相较，既各有所长，谈民族心声，则远为贴切。

谈中国音乐的艺术特质，可以自许多面相进入，从美学到具体的表现手法，以至有机而完整的乐曲，在在都因它自成圆满，有心人乃可以从单一的线索回溯整体。

举例而言，就因有阴阳相济的宇宙观，才产生虚实相生的美学，由此中国音乐乃特别重视实音（主音）与虚音（行韵）的运用，由之而产生如古琴或昆曲般一唱三叹的音乐风格。

再有，就因中国美学深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，于是中国音乐才有许多从标题就直示放情山水的乐曲，曲中也不乏大量“自然声响”的直接引入，就如丝竹名曲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摇橹声流水声、琴曲《流水》中大段以滚拂指法带出的流水段落般，中国音乐何止不排斥自然声响的引入，乐器如果不能以模拟

或象征的手法处理自然，就不可能成为主要乐器。

这样的首尾相贯、系统有机，使我们谈中国音乐不能分割来谈，例如以为中国乐器不科学，因此尽可以直接用西方乐器来表达中国文化深刻的生命观照。

这首尾相贯、系统有机，也使纯然地在音乐中区分形上形下缺乏意义：谈形上看似核心，却可能空疏，谈形下看似有限，却一样可以举一赅万。

三、乐器是把钥匙

举一赅万，是通透，看事物就在通透，能通透，从具体入，反更能寻迹而得，而具体的关键之一，就在乐器。

乐器是器乐之本，是器乐的载体，而器乐则是歌乐之外音乐的总称。以音乐与生命的贴近而言，自以歌乐为最，因为声是人所发、歌是人所唱，人乃最能共鸣；且歌乐通常有词，语言文字既是人类抒发情感、沟通彼此最自然有力的工具，歌乐之动人与重要乃不在话下。

相对于此，器乐抽象，美学距离感较远，引起贴身的感动较难，但器乐也有歌乐没有的优势。

优势首先在它的幅度，尽管人声在不同艺术形式因不同发展而多彩多姿，但毕竟受限于声带，未若器乐吹、打、拉、弹，只要能发声的，都可入乐。

优势更在它的极限。人声有音域、音色乃至速度、和声、复调的一定限制，器乐则远远冲破了这个局限。

优势也在它较远的美学距离感。陶潜对歌乐与器乐的感染力曾有传世的名言：

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”

他说的是：弹弦乐器的感染力不如吹管，吹管则不如人声。

陶渊明的时代并无拉弦乐器，丝就是发出点状音的弹弦乐，点状音与人声距离最远，所以与人较难直接感通；吹管虽是连续音，可惜多受音孔所限，不好发出人声般穿越音阶的弹性音、滑音——而这类音正是人类不用意义语言表达情绪时的声调，所以也远了一些。

然而，这美学的排列倒过来也说得通：

肉不如竹，竹不如丝。

在人的情感经验里，所谓“不关己，关己则乱”，意指情感过度地贴近，人就丧失了对事物观照的能力，也就无以自当下的情境扩充超越。用中国艺术的说法，这艺术就少了意境，而这意境，正就是弹弦的特色，琴、琵琶一两个单音，往往就能点出一种意境来，但“歌，唱得很有意境”却是很少见到的形容。

意境，是生命的扩充与超越，于是在器乐里，我们反更能感受一个民族更深的内在。

优势也在器乐有它更深、更直接的真实。歌乐感人，中国的歌乐讲究声情与词情兼备，声情是音乐的感染，词情是歌词的牵引，而后者还往往成为主要的部分。

器乐不然，它直接诉求音乐，音乐抽象，不好藉事论理，但因此也就不流于文字的概念与装饰，也所以透过器乐可以更照见一个人、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文化的真实。

器乐重要，音乐世界里谁都不敢轻忽它，而乐器是器乐的载体，重要自不在话下，但中国乐器实际受到的待遇却大有不同。

一般人乃至音乐家眼中，有些乐器的确重要，例如钢琴、小提琴，号称乐器之王、之后，原因无它，因它性能卓越，表现力既深且广。但更多的民族乐器则不然，原因也无它，因它性能有限，表现力受限。

这样来论列乐器，似乎自然，但如果再进一步问，要有怎样的性能与表现